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58
30 January 1978

CHINESE

第二〇五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哈里曼先生	(尼日利亚)
理事国：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兰德曼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A-3550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零五分会议开幕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a)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538)

(b) 秘书长的说明 (S/12536)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瑞典和乌干达两国代表来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安理会如果同意，就根据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瑞典和乌干达两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请瑞典和乌干达两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按照通常惯例有一项谅解，那就是，在他们希望发言的时候，我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图恩博里先生（瑞典）和姆旺加古洪加先生（乌干达）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玻利维亚）：主席先生，在一月二十六日，上星期四的会议上，我很高兴能向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加尔巴准将阁下表达我对伟大的贵国的钦慕之意，他主持了一九七八年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但是，如果我没有趁此机会向你表示我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理会这些会议，那我就是太疏忽了。

(玻利维亚)

我们参加联合国工作多年，尽管在作出重大决定的集团中，我们是默默无闻的，但却无法不注意到你的长处。我们确实知道你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斗士，有才干又有毅力，这使你成为新非洲的典范，确实是一位时代人物。你是人道主义趋势的拥护者，而联合国已成为这个趋势的焦点。基于平等和普遍的原则，不因种族、信仰、语言或肤色而有任何丑恶区分的哲学思想，已得到新的活力，而你正在为推动这种思想而努力。只有以这个现实为基础，我们才能建立起发展中国家所代表的人类大多数所能接受的那种世界。这些被遗忘的、被羞辱的，这些被压制得无声而又无助的大多数，对于创造我们当今的文明，是有贡献的，虽然他们所得到的报偿只是大人物宴席桌下的残羹剩菜。

我国代表团还记得你在担任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对提高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效能所作的宝贵贡献，我们相信，安理会今年能在你的主持下开始工作，是件好事。玻利维亚是一个内陆国，所以有史以来就备受委曲，任何一个玻利维亚人，不论在什么场合，都会为此作出不断而坚强的努力，你是非洲的一个真诚的儿子，你也会象每一个玻利维亚人，决心使安全理事会不再作那些不痛不痒、虚有其表的宣言，以便采取具体措施，承担起宪章和安理会决定的主要监护人和执行者的全部责任。

如尼日利亚外交部长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在这里发言时所说的：

“一九七八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构成本安理会至今面对的最大挑战。尼日利亚和其余的非洲国家指望得到它的支持以阻止自相残杀的种族战争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两地爆发。这样的战争只会给该地区的所有人民带来灾难和悲剧。妄图保护某些集团利益而公然不理睬这一地区各族人民争取真正独立的真诚愿望的内部解决办法，是注定要失败的。”(S/PV. 2056，英文本第16页)

非洲各国人民表示了正当的关切，我国政府也有同感。我们越来越关切地注视着暴力行为的升级，这是南非政府妄图延续实际上同当代所不能想象的那种中古

(玻利维亚)

愚民政策并无二致的政府形式和种族隔离制度而造成的。

主席先生，一月十九日你给秘书长的信中，有一篇令人吃惊的报告——真的，太令人吃惊了。最无动于衷的良心都不忍看到这种对人类尊严如此公然侵犯的行为竟能继续下去。使尊严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毫无予谋的行动，而且有按部就班的行动，这种行动构成了一种制度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是对全世界的一种侮辱。

我国也经历了被征服、被殖民统治的过程，但随着自由的来临，我们越来越有把握肯定和巩固我们的历史地位。我们知道，殖民政权，在陶醉于征服和经济繁荣之际，常常企图消除所有当地祖先留下的文化遗迹。他们有系统地否定了过去，却又不让他们所征服的人民获得新的知识。就这样，他们制造出了一个凄凉的景象，一群非人，一群奴隶，或如西塞罗所说的，一群“会说话的工具”；这就是说，由于笨得只能成为工作的工具，这批贱民，注定没有生路。这就是种族隔离的哲学思想基础。沃斯特总理的种族主义政权就是以这种政策为基础，沃斯特在选举中，就是靠从这种制度得到好处的少数人使他的地位得到肯定，完全置该国大多数非洲人民于不顾。那也是他为了禁止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为了打击甚至是反对该政权的白人所援引的法律。他将男女老幼不经审判就判处徒刑，连上诉的希望也没有。他们被逮捕；被关进监狱，倍受巧妙的心理酷刑，他们有时在肉体上被消灭，就象史蒂夫·比科、博纳文图拉·希玻·马莱扎和帕特里夏·埃斯特·米尼斯一样。

我国政府完全支持谴责种族隔离的大会所有决议。玻利维亚外交部长，奥斯卡·阿德里亚索拉·巴尔达将军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向大会发言时说，这种制度是祸及全球的一个问题，并说：

“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是对正义感的一种侮辱。它的继续存在令我们难以相信，国际社会已经达到人类团结和一种高度的文明。因此，我们

(玻利维亚)

相信，许多人民为争取真正独立和建立国家而展开的解放斗争，是同这儿为消除这些无法容忍的做法而开展的普遍斗争密切相关的。玻利维亚一贯支持这种努力。”(A/32/PV. 7, 英文本第71页)

为支持这项发言，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八日，同一位玻利维亚政治家给了秘书长一封电报，宣布玻利维亚政府对第418(1977)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正在密切加以研究，他重申

“……玻利维亚过去一贯谴责一切形式的歧视，并对南非暴力升级的局势深感遗憾，〔同时〕希望为了世界共存和尊重人类尊严起见，能够找到一个和平解决那个局势的方法。(S/12449)

由此可知，我国政府，同所有自由国家一样，都希望看到南非的种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解决办法会使占大多数的非洲人完全满意。自然，我们也期望解决问题的方法会是和平的。

我们知道，许多人曾警告过比勒陀利亚政权，不要继续顽固地设法延长一种从任何角度看来都是站不住的情况。可惜，至今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过去几个月中的暴力升级，以及傀儡国家的成立，一清二楚地显示出该政权的凶残狂妄，它悍然不顾笼罩着全国的流血内战威胁，不顾对世界和平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的可能。

我国代表团要代表玻利维亚表示对第418(1977)号决议全力支持，我们认为它的规定和考虑是比勒陀利亚反叛政权明目张胆地违抗国际社会所必然招致的结果。

南非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我们已给它应有尽有的机会，采取合理态度，不去使该国内白人和当地人之间的仇恨增加。

然而，我国代表团不希望以这个悲哀的调子结束我的发言，而不表示出一线希望。我们相信，种族隔离制度，正由于它的自私和残暴，是得不到所有南非白人支持的。正是剩下的这一部分人，可以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这一部分为数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由于受到国家警察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他们的数目是难以确

(玻利维亚)

定的。一些证据显示，这个少数是存在的。曼德拉夫人的白人朋友，有宁可进监狱而不愿作出对她不利的证词的。有象伍兹先生那样的作家和新闻从业人员，而且一定还有许许多多的别的人，一定要给他们机会同错误斗争，去防止扩大不义造成的仇恨的鸿沟。

比勒陀利亚政权不愿遵守宪章的规定，不愿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使安理会和本组织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境地。

这不是单单看法相异，或由于解释不同而在立场上有所争论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叛，而由于造成既成事实和炮制象班图斯坦那种旨在维持这种制度的骗局，而使得情况更加恶化。而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里，报纸、电台、戏院和电视都在把国际谴责视同笑柄，不遗余力地使人麻木不仁，忘掉恐惧。

劝服的时间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了。一国政府既然狂妄自大，一定要走错误的道路，我们就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只是有说服力是不够的，因为作为该国政府权力基础的狂妄自大，会使它干冒天怒，自掘坟墓。

但是，这些措施必须是谨慎而明智的，这样我们才能在改正一种严重的不义情况时，不致开门揖盗，使霸权利益在该地区发生磨擦。安全理事会所承担的责任要得到有效执行，不只是要靠每一个理事国的明白同意，而且要靠诚意下定决心，不浑水摸鱼，不使国际社会联合起来不光明地推动政治或经济利益；因为这可能只足使南非发生内战，使其国外沸腾，最后可能导致外来的干预，也许会造成后果难以逆料的世界大战。

主席：谢谢玻利维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让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重要职位。本月安理会能够由一位来自主要非洲国家的代表主持，为和平正义的事业、为全世界各民族的自由独立和为使非洲自殖民主义枷锁中终于获得解放而奋斗，我们深感满意。

我很乐意指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互相了解和合作的关系。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加尔巴先生最近到苏联访问，使这种关系有了更圆满的发展。如同苏联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加尔巴先生举行的餐会上所指出的：

“不论是在双边关系上和在整个国际场合中，苏联和尼日利亚之间都存在着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另一件事表示满意，那就是，苏联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军和改善国家间关系所提出的许多倡议，都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场合中，得到尼日利亚的支持。”

我们坚信，贵我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利趋势，也会为贵我两国在安全理事会中的合作发生良好的影响。

此外，我要指出你的前任，也就是主持去年十二月安理会的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兰普尔大使，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的宝贵贡献。

趁这个第一次向安理会发言的机会，我要向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新理事国，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科威特和玻利维亚的代表，表示欢迎之意。我们极为尊重和珍视我们与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之间亲切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无疑地，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联合国中，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中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会作出进一步的联合努力和贡献。

我们都知道，加蓬是非洲统一组织的现任主席，我们欢迎独立的加蓬参加安理会，也欢迎科威特和玻利维亚，我相信它们都有很大的潜能，可以积极而有效地参与安理会的工作。

(苏联)

有些国家已经离开安全理事会，今年我们已不能受益于它们的经验与合作。这些国家是：罗马尼亚、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拿马和巴基斯坦。它们在安理会的工作，对于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所进行的斗争，和肯定国际关系中进步的原则，有着宝贵的贡献。

去年一年，充满了对于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极端重要的事件。已经从殖民依附关系中争得自由的国家，正在继续为了消除外国统治的后遗症、巩固独立和发展它们的经济，进行艰难的斗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集团国家，是这些国家的可以信赖的朋友，会在它们进一步追求进步改革的道路中，给予它们各种支持。这种团结一致，这种经过时间考验并且因为作出真正的成绩而更见巩固的团结一致，保证民族解放运动会得到更大的胜利、非洲独立国家的社会与经济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苏联不能也从来不曾对非洲问题袖手旁观。苏联对非洲大陆国家政策的目标、目的和内容是一清二楚的。它们来自苏联在国际政策中自己订出的一般性目标；那就是为和平与安全，为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而进行斗争。这些一般性原则具体表现在苏联政府所有的外交政策里，包括苏联与许多非洲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在内。

今年一月十五日，就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先生访问我国的结果发表的苏联—阿尔及利亚联合公报说：

“苏联与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重申，它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两国同声谴责为了在世界上该一地区保留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利益而设法执行虚假解决办法的一切阴谋诡计。”

一月十二日，在为布迈丁主席举行的晚宴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科锡金先生说：

(苏联)

“苏联支持所有为争取民族解放，反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种族隔离而展开斗争的非洲人民。我们同那些为他们的解放而进行正义斗争的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共和国的人民有牢不可分的团结关系，我们相信现在离最后自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奴役人民的政策，已经在历史的审判台前，被判有罪。如果现在在南部非洲，这个殖民主义最后的温床继续容许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存在，如果种族主义者继续公然对整个国际社会视若无睹，那么，采取紧急有效的措施，来制止今日世界所不能容忍的这种情况，就更为绝对必要了。

去年，安全理事会一再表示支持一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达到这些目标的措施。在第417(1977)号决议中，安理会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立即停止对国内出生的人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采取大规模暴力行为和镇压，废除班图斯坦化政策和放弃其他一切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并保证实现以正义平等为基础的多数统治。可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但拒绝遵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反而变本加厉地实行镇压。最近在新布赖顿、索韦托和南非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显示，种族主义统治者等于在该国发动了种族战争，妄图镇压和制止非洲人民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大规模运动，而没有得逞。有许多人在这个运动里惨遭谋杀或监禁，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警察继续向和平示威的人射击。关于这一点，很多极为可信的证据，除在别处以外，都在安全理事会所收到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中有所反映。

我们对南非发生的种种事件同表极深的关切。这些事件显示出局势正在危险地进一步恶化。正如国际组织的决议和决定所一再指出的，这个局势严重地威胁到非洲大陆南部和非洲以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因此，苏联代表团自然支持非洲国家所提出的，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紧急审议各种方法和途径，以国际行动来对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压力，并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彻底地孤立和抵制该政权。

我们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去年夏天在加蓬的利伯维尔举行的第二十九届部长理事

(苏联)

会的决定中所载的非洲国家提出的要求。 我们都知道，这些决定建议在国际上加强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孤立，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必要的措施。

苏联曾经一再提出警告，国际组织的一直不采取行动，以及无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来对付种族隔离政权，特别是某些集团对该政权的纵容，使和平事业充满了严重危机。 我们不应忘记另一件事，那就是，这样地毫不采取行动，这样地纵容一时还用无中生有的进行对话和各种解决办法的理由作伪装——会因在该国以内，种族主义者正无法无天地行使控制，而造成更加严厉的大规模镇压，造成人命损失和最野蛮的社会隔离的变本加厉。

我们对另外一个因素也不能视若无睹：如果到现在为止那些跟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合作还无法予以制止，如果所有想要制止这种合作的行动都受到暗中破坏或阻挡，这都可以用某些集团想要维持它们在南部非洲的地位来解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西方国家的代表企图阻挠对沃斯特政权采取有效的经济制裁。

我们只要回顾下面的事实就够了。 根据世界新闻报导的资料，西方国家在南非的投资总数不下于200亿美元。 500家以上的英国公司和400家以上的美国公司在该国开业，前者的投资数达70亿美元，后者数达20亿美元。 其他的西方国家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也维持了活跃的商业关系，而这是利润很高的生意。 在一九七四年，在南非投资所得到的收入达百分之十九点一，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很多。

西方国家与南非的贸易额必然也是要以十亿作单位的。 金融活动、贷款和信用保险的数目也有类似的数量。

我们应当警惕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最近几年，为了替南非经济筹措资金，国际组织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利用，包括那些跟联合国系统有关系的国际组织。 仅仅在过去两年中，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从国际货币基金得到46,300万美元的庞大数额。 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加起来，大约有50个国家，从该基金得到的款项远低于这个数目。

(苏联)

为了替不同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断绝经济关系找借口，常常被提出的一个理由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宪法和立法限制，还说什么这些限制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无法有效地控制它们在南非开业的公司。可是，国际关系上的一些惯例和经验清楚地显示，在对进步的或革命的政权进行经济封锁时，这些限制立刻就消失了。

当前的情况是，深重的政治危机笼罩着全国，种族的，民族阶级的以及所有其他的矛盾正在激化，在这个时刻，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在各处开始分崩离析，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不得不玩弄阴谋诡计，他们以空洞的承诺，企图作出一付愿意就纳米比亚问题达成协议的样子。但是每个人都应当看出，种族主义者只是在千方百计来维持它对该国的继续统治。

种族主义者现行政策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制造部落保留地或班图斯坦。尽管全世界都在抗议、都不承认并加以谴责，这个政策却仍然在执行之中。它的目的，人们都看得清楚：以所属的部落来分隔非洲人，剥夺他们在自己国家内的公民权利，从而阻挡民族解放运动的汹涌浪潮。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班图斯坦化政策将在历史上成为种族主义制度为了苟延生存而最后孤注一掷，所想出来的一个最邪恶的主意。

这就是当前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南部非洲局势中一些基本现象的大略。

我们支持安理会有可能早日使所有民族得到彻底解放的日子到来，以及从非洲大陆上消除殖民主义最后遗迹的任何有效的决定。非洲国家提出的建议中，有一项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措施的方案，其中包括停止投资、贷款和信贷、禁运石油产品、以及最后在经济、贸易、军事和核合作等方面实行其他有效的制裁。我们认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来执行这项方案的时机早已成熟。南非当前的情况已经一清二楚地说明，单单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执行武器禁运是不够的，安理会关于这一点的决定，只能看作是彻底孤立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第一步。

(苏联)

我们仍然认为并且相信，只有采取新的有效措施——安全理事会先前作出的决定已经迈出了的第一步——才能最后达到自人类中消灭这种可耻的残迹的目的。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巴顿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出席由你阁下，和贵国外交部长所主持的会议。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在去年六月荣幸地担任安理会主席时阁下和贵国外交部长还发了言，我很高兴今天是你作主席，我来发言了。

我们还要欢迎安理会的新理事国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科威特和贵国代表团，尼日利亚。我们期望在今后几个月内同他们一道工作，增加彼此的认识，建立有益而有效的合作。

最后，我还要表示感谢毛里求斯代表，他和他的外交部长在十二月份内很好地完成了工作。

我们星期四全神贯注而且满怀敬意地听取了唐纳德·伍兹先生的发言，最近几年来他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说服他本国的同胞，要他们知道在南非境内必须公平、公正地重新安排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十分感谢他对我们的贡献，以及他供我们讨论的许多明智的想法和建议。我们都希望南非境内各种族无分男女的努力，加上海外各地道义上的支持，能够很快地造成南非社会的和平演进，这是他的愿望，也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我们希望伍兹先生能够早日结束他在非洲祖国以外的流亡岁月，流亡国外对于他和其他无数的南非人士，必然是极大的个人悲痛。

今天我们要继续辩论南非的政策。安理会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已就这个主题进行了两次重要的辩论，最近的一次不过是在十一月结束的。我现在无意在此重复去年三月和十月我相当详细地解释过的加拿大政府就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态度所发表的意見的实质内容。我只想重申加拿大在努力促成种种努力，以消除全世界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我们不能不特别忧虑南非的局势，这是唯一将种族歧视制度化的国家。

(加拿大)

现在我要吁请安理会注意加拿大对南非关系政策上的最新发展。

十二月十九日，加拿大外交部长在加拿大众议院辩论外交事务时发言，吁请注意加拿大对南非的新政策。这项政策是我们参照纷乱迭起的南非的种种发展，深入检查我国与南非关系的现况后所得的结果。多年来，加拿大政府主要通过对话和正式接触，设法说服南非政府和人民，种族隔离政策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政策，它不可避免地会使南非陷于混乱和种族暴力之中。

由于在全世界消除种族歧视，是全体会员国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南非如果不想被丢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就必须也认识到进行改变的必要。

伍兹先生谈到南非黑人愤怒的程度，谈到南非白人越来越筑堡自守的动态。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自寻绝路。南非非作根本上的改变不可，进行这种改变而避免继续或增加暴力与流血的时间已经短得可怕了。

加拿大政府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决定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不只是执行一九六三年的武器禁运，不只是执行阻止同南非有体育上的接触，和仗义执言，反对种族隔离，向南非表示我们对种族隔离的忧虑和不满的政策。为了这些理由，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国政府宣布从此要采取措施减少同南非的商业接触，特别是要逐步结束政府支持的各项活动。例如，我们决定要从南非撤回所有的加拿大贸易专员，最后关闭驻约翰尼斯堡的总领事馆。加拿大政府并将从任何与南非有关的交易中，撤回政府帐户对出口-开发-公司的一切支持，这还将影响到出口信贷保险和贷款保险以及外国投资保险等等。加拿大政府正在检查这些行动所引起的以及采取其它这类行动的可能性。此外，在咨询有关的加拿大公司后，将为在南非开业的加拿大公司出版一份行为及道德手册，以管理它们的就业和类似的业务。这件事要尽快办好。

(加拿大)

另外宣布的一项措施，有关加拿大和南非以前在英联邦中共同拥有的成员资格，这种关系已于多年以前结束了。从宣布的一个日期开始，我们将要求所有前来加拿大的南非居民持非移民护照。此外，我们还决定审查在南非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上适用英联邦优惠关税待遇的问题，尽管南非已经丧失英联邦成员的资格，这种待遇依然在适用之中。

我已在这个会议厅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同所有国家互通和平货物，甚至同在政策上与我们有深刻分歧的国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当然要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义务。因此，我刚才摘要提到的那些行动的性质，对加拿大来说是个例外。我们在采取这种行动时，也受到极端高涨的国际忧虑的影响，拉各斯会议的结果和安全理事会对南非执行宪章第七章，实施武器禁运，都是明显的证据。

我认为加拿大政府的决定显示出，要影响和形成南非境内的舆论使其走向我们所期望的方向，确有很多的方式。每个国家都同南非维持有不同的关系，这些不同关系的类型，可以决定各个国家考虑采取何种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对南非舆论可能发生的影响。我们认为，有时可以采取单边行动，有时可以根据《宪章》采取多边行动。我们认为，必须考虑到实际发展情况来采取每个步骤，而且应该经过最认真的考虑然后才采取行动。伍兹先生已建议我们采取切合实际而具有实质内容的办法。在每一个阶段定出在一定时限范围内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行动方向，不妨开始进行研究。特别是，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一如过去十二个月那样，继续寻求一致的意见，以便我们可以继续对南非发出一致的呼声。

主席：我谢谢加拿大代表对我国代表团说的客气话。

赖先生（中国）：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向安理会五位新成员国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卡尔巴阁下曾亲自前来主持一九七八年安理会首次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代表团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九日安理会审议南非问题，以及十一月十五日三十二届联大审议南非种族隔离问题时，曾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有关问题的立场，现在，我愿进一步发表一些意见。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野蛮的种族压迫制度和残酷镇压阿扎尼亚人民的反动行径，早就受到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处境日益孤立。它在英勇的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的沉重打击下，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如同一切反动势力一样，这一小撮种族主义者，越是濒临灭亡，挣扎得就越疯狂。近一时期来，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继把黑人民族主义领袖比科迫害致死和悍然禁止十八个反对种族隔离组织之后，又肆意搜捕黑人学生，枪杀黑人青年和白人大学讲师，血腥镇压参加被害者葬礼的黑人群众，非法审讯和迫害民族主义战士，拆毁大批黑人贫民赖以栖身的棚户区，使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与此同时，它为了愚弄黑人群众和国际舆论，继续加速推行“班图斯坦”计划，制造了博普塔茨瓦纳的假“独立”。它为了巩固少数白人的特权地位，进一步强化法西斯统治，还导演了一出只有白人参加的“选举”丑剧。这一切进一步证明，沃斯特之流侈谈的什么种族“和解”、“改善种族关系”、“给予城市黑人以更大权利”，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是决心要同阿扎尼亚人民、非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为敌到底的。

面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残暴统治，阿扎尼亚人民英勇不屈，他们为争取自己的民族解放，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前仆后继的顽强斗争。种族主义者的各种倒行逆施没有吓住他们，也没有骗住他们，相反地却从反面教育了他们，加速了他们新的觉醒。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索

韦托惨案以来，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群众性斗争风起云涌，持续不断。斗争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不久前，为抗议杀害比科而参加示威的黑人青年学生达二十万人之多。其他各阶层人士，甚至包括一些白人，也参加了抗议集会和示威。黑人学生反对种族歧视性的“班图教育制度”的斗争更加广泛和高涨。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黑人武装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广大黑人群众的斗争目标，已经由一般要求取消种族歧视，发展到要夺取政权。主张非暴力的比科都惨遭杀害，和平的呼吁、集会和游行被残酷镇压，这就使得广大黑人群众更清楚地认识到，只用非暴力的办法来对付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是不行的，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才能赢得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当前，阿扎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相互呼应，紧密配合，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南部非洲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最后堡垒。可以预见，种族主义统治末日的降临已为时不远了。

阿扎尼亚人民正义斗争的深入发展，也是对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南部非洲的有力回击。一个超级大国力图保持它在那里的既得利益，想方设法维护那里的反动统治，一个时期以来，积极配合种族主义政权玩弄“和解”、“和谈”的花招，妄图麻痹和瓦解南部非洲人民的革命斗志。另一个超级大国，出于其争霸非洲，迂回欧洲的全球战略的需要，正加紧对非洲大举进行侵略扩张。最近人们都在关注的非洲之角的紧张局势就是它一手造成的。这个超级大国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这一扼红海咽喉的重要战略地区，对索马里政府为维护本国独立和主权所采取的废除同它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等正义行动，进行疯狂反扑，妄想卷土重来。不久以前，它从空中、海上又向该地区运去了大量战争物资，阴谋挑起更大冲突，以便从中渔利。但是，玩火者必自焚。这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活动正遭到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反对超级大国干涉非洲内部事务的呼声响彻非洲大陆。一个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新高潮正在非洲兴起。在南部非洲，这个超级大国把自己装扮成“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非洲人民的“天然盟友”，妄图把阿扎尼亚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它自己争夺霸权的轨道，以便挤进和控制南部非洲。但是，已经觉醒了的

南部非洲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他们从自己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如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他们也面临着“驱狼拒虎”的严峻任务。因此，他们正在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同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以争取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

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作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正在团结战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种有利的形势，必将推动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更加迅猛地发展。

中国政府 and 人民一贯支持阿扎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野蛮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压迫的反动政策和残酷镇压阿扎尼亚人民的罪恶行径。中国代表团支持非洲国家关于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施经济制裁等正义主张。在这一九七八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满怀信心地展望南部非洲的大好形势。我们深信，阿扎尼亚人民只要进一步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和破坏，通过广泛开展的群众性斗争和坚持不懈的武装斗争，在非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就一定能够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法西斯统治，迎来民族解放的光辉灿烂的明天。

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 谢谢中国代表团对我说的客气话。

贾帕尔先生（印度）：首先我要向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科威特、尼日利亚这些新理事国表示热烈欢迎，并保证印度代表团将同它们充分合作。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同时愿对贵国及你个人正式致意，感谢你们主动将南非问题再次提出审议，并且让安理会有机会听取一名南非的白人反抗者唐纳德·伍兹先生的报告。对于加尔巴部长的看法我们谨表赞同，他认为安理会应在今年采取行动，因为，如他说，

“若再迟不采取有效行动，就等于错过了开向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的最后一班火车”。（S/PV.2056，英文本第6页）

并且，我们也同意他的看法，那就是安理会应该考虑到，确保天赋的正义、平等、自由和人类尊严这些道德原则让大家清楚地知道，是极为必要的。安全理事会显然负有防止南非种族冲突的义务，因为种族隔离已被正确地谴责为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些理事国，尤其是所谓的西方国家，显然更能制止目前这种发展为种族战争的危险趋势。

加尔巴部长问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的步骤，问的很对。无论如何，武器禁运这道命令总是迟到的一个步骤，因此不可能对种族隔离政权发生任何重大影响。主席先生，贵国代表团曾指出某些其他措施，例如，不作新贷款、银行放款和投资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办法。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种族隔离为在场各位所一致谴责，但却只有非洲国家提出了一些关于废止这个制度的措施。我们希望西方国家能够提出它们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因为它们和其他国家一起承担起了废除种族隔离这一共同义务。并且，由它们促使南非在种族平等方面进行和平的社会变革，成功的希望较大，最主要的是，它们有力量这么做。如果我们批评它们在这种日益难以容忍的情况下并没有尽力而为，那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在这么说的时侯，并不是不知道西方国家曾就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问题提

(印度)

出某些倡议，而且，实际上我们在原则上赞成那些倡议。关于种族隔离，我们也听到过它们的强烈谴责。它们当中没有一个为种族隔离辩护，没有一个是种族隔离的辩护者。但是，当需要采取有效行动时，政治意志却神秘地瘫痪了。加尔巴部长明智地指出，如果西方各国“同南非交往时，站在自然正义、平等和自由的一方”（S/PV.2056，英文本第6页）就可维护西方的利益。西方各国会这么做吗？什么时候这么做？战争还是和平，就要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了。

让我们听听看作为南非的白人反抗者的唐纳德·伍兹先生要说些什么。西方新闻界对于政治反抗者这么感兴趣，真是不同寻常。但愿西方新闻界对唐纳德·伍兹先生的兴趣能维持下去，并且对其他类型的反抗者也这么感兴趣。我必须承认伍兹先生所表现的诚恳、说服力和温和稳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然地流露出对白人同胞的关注，后者所受的种族隔离的精神奴役，他说，“他们今天受到这个政策的精神奴役，明天就要不幸地承受这种奴役的严重后果”（同上，英文本第23页）。难道这些白人不应该从他们的“精神奴役”状态中被解放出来吗？

伍兹先生呼吁采取非暴力的联合国行动，他说得很对，也就是要靠西方国家才能采取实际而有效的行动。我看我们非得等到西方各国响应他的呼吁，采取只有西方才能采取的实际而有效的非暴力行动。伍兹先生提醒我们，如果西方国家未能采取这种行动，那么，灾难必然会降临到南非人民身上。

现在我们有了一位南非白人，基于西方的价值和理想，基于西方世界开明的利己主义，甚至基于道义和以圣雄甘地的名义，吁请西方国家对他本国误入歧途的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我个人本着《联合国宪章》向西方各国求助，免不了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伍兹先生已分别向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加拿大人以及最后向英国人（并非英国最不重要）发出了雄辩的呼吁。我们盼望西方国家会有同样动人的反应，我相信它们的反应不会是一言不发。听了加拿大代表今天下午令人鼓舞的反应以后，更加强了我这份信心。

(印度)

我们听说沃斯特先生认为联合国是个一无用处的笑料，还叫世界其他国家尽管我行我素，不要把联合国放在眼里。 我想知道谁是联合国里的小丑：是那些谴责种族隔离但无力采取行动的国家，还是那些明明能够诉诸行动却只是谴责了事的国家呢？

三十年前，种族隔离成了南非的法律。三十年前的今天，圣雄甘地被一名印度人暗杀，而这名暗杀者的国家却是甘地以非暴力的方式解放的。 如果圣雄甘地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呼吁联合国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集体的非暴力行动。 他不会让南非黑人去送死，独力对抗种族隔离。 我们当中希望他们只用非暴力方式的国家，应该支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全面经济制裁。 现在是西方国家面对沃斯特挑战的时候了，实际上这就是对西方信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价值的挑战。 一方面停止向违犯人权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但与此同时又继续同世界上唯一把种族主义提升为正式国家政策的白人政权进行政治和经济勾结，这又如何自圆其说呢？西方国家再度审查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全盘政策，将是明智的做法。

洛佩斯女士（委内瑞拉）：主席先生，我愿对你担任安理会一月份的主席表示祝贺。 对于你在这个会议以及所有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斗争的会议上，同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热诚，我们表示钦佩。

对于毛里求斯代表团上个月在这儿的极佳表现，我们也表示感谢。

我们支持非洲各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内作出的呼吁，再次对南非问题和种族隔离问题进行研究。 我们有责任继续就种族隔离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讨论，以及推行最后消灭该政权的种种方法与途径，直到有迹象显示种族隔离问题可获解决为止。

我们的审议，已很难增添什么新鲜材料。其他发言人已详尽地报告了南非的情况和种族隔离政策。 他们谈到南非政府以越来越厉害的镇压手段来剥夺南非人民的基本自由以及镇压旨在促成对该领土大多数人民有利的任何变革行动。

上周来到安理会报告的伍兹先生所遭受的待迁，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据，这是比

(委内瑞拉)

勒陀利亚政权企图压制整个民族思想自由的最后表现——获得消息的权利——而不断施加压力的一个例证。

南非境内的不义和该领土大多数人民所受的苦难，使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寻求解决办法，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把安全理事会因通过第418(1977)号决议而造成的有利发展维持下去。

负有解决南非问题这一重大责任的国家已在此作出承诺，将采取种种必要措施来寻求解决办法。只有靠它们采取果断的行动，也就是订止同南部非洲的那些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勾结，才能早日达成我们的目标。

委内瑞拉代表团希望能够很快见到第418(1977)号决议的实施成果，我们将密切注意为监督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而设立的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迫切希望那些对执行该决议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作出积极反应。

本组织的一些其他会议已采取果断行动，开展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其中之一就是传播资料，促使全世界各个级别都认识到有必要否定和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当世界舆论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就可影响各国政府，促使它们对反抗南非政权的行动提供更积极有力的支持。消息灵通的世界舆论是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可贵的盟友。

我们不得不重述，该种族主义政权的存亡同它与某些国家间的经济和种种其他联系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些联系碍于本组织及多数会员国有效地采取反种族隔离行动。削弱这些联系，大有助于消灭种族隔离的任务。因此，我们决心支持安全理事会所倡议的一切努力。我们希望这些努力不仅将获得口头上和象征性的支持，而且也将受到那些具有实力和能力来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所规定的行动的国家，提供的具体支持。

我愿在结束我的简短发言之前，向新加入安全理事会执行我们任务的下列各国代表团表示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科威特、尼日利亚、玻利维亚。

(委内瑞拉)

我也愿向最近任期届满的下列代表团表示谢意：利比亚、贝宁、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巴拿马。

主席：谢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瑞典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松德贝格先生（瑞典）：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机会，来讨论国际社会一直列为最优先的问题——南非局势。主席先生，你和贵国在国际关系上、尤其是在不断努力解决南非问题方面，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因此，我也要表示我们多么高兴看到你主持这个重要的会议。

去年三月，瑞典也同样地参加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的辩论。我们当时参加辩论，是由于我们及其他代表团在一九七六年大会期间主动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步骤，停止外国在南非作进一步的投资。这次大会的决议——十一月九日第31/6号决议——以124票对零票、16票弃权通过。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会第32/1050号决议里也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类似的建议。那项决议以120票对零票通过，当时只有5票弃权。

这种发展显示联合国会员国日益认为，对南非采取这种一致行动是迫使南非改变其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种必要手段。瑞典在过去多种场合一再表示和说明瑞典断然反对并谴责那种制度。今天我不必在此加以赘述。

采用种族隔离制度的目的是以野蛮、卑劣的方式镇压和剥削南非的大多数人民。这种制度是靠强大的警察和军事机构来维持的。白人政权也利用了它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来巩固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且不断地侵略那一地区的邻国。

南非的军事集结日益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迫使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第418(1977)号决议，其中一致决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这是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首次接受了一项原则，就是应该把《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国际制裁应用到南非局势。虽然这一步并不如我们希

(瑞典)

望的那样彻底，但也给南非领导人一个重大的政治挫折，应该说是向他们明白表示：所有国家不仅是提出口头的谴责和严峻的批评，而是准备进一步采取有效的行动。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重要的是，不仅要保证第418(1977)号决议的充分执行，除此以外，还要采取其他的方法。南非政权继续推行丑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继续把这个国家推到愈来愈濒临种族战争与灾难的地步。因此，基于有许多叫人非相信不可的理由，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考虑采取步骤尽早停止外国在南非作进一步的投资，等于是对当地种族歧视政权发出最有力的警告说，国际社会决心不断加强压力迫使南非政权改变其种族隔离政策。

首先，安全理事会决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但这个步骤是不够的。南非正竭力想在武器生产方面达到高度的自给自足。它的目的是在很大的范围内，依靠特许的办法，在本地生产足够的武器，来应付当前的需要，使南非军队保持相当齐全的配备。然而，国内武器生产的能力大大依赖外国资本以新投资的方式流入南非来维持和提高——无论这些外国资本是直接导入与国防有关的工业，还是用来支持南非的全面经济。因此，停止外国在南非作进一步的投资是必须同武器禁运相辅并行的，可以预防南非设法逃避禁运并以增加本国军备生产来减少禁运的影响。

其次，这种抑制资本流入南非的措施也会影响南非的全面经济。换句话说，它会打击南非社会最大的弱点。南非的经济，例如在能源方面，既然大大依靠取得西方世界的新资本来发展和扩张，这一步骤很可能对南非经济发生相当显著的影响。这样一来，南非各经济部门的投资就会减少，因此，负责这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福利的人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

第三，这种切断新投资的办法在心理上的冲击也可能同样重要。迄今为止，南非白人当局一直觉得自己是整个西方政治经济世界的一个必要部分，通过大量的贸易、投资、借贷和各种商业来往与整个西方世界保持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互相依存一直使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深信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原状，因为重要的西方国家不会危害它们在南非的经济利益。直到目前为止，西方世界没有采取有效行动，

这无疑地有助于南非政权努力维持体面和合法的架子。如果西方国家能够证明他们不惜牺牲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南非那种莫明其妙自鸣得意的心理就很可能发生动摇了。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来说，西方世界的这种决心对南非被压迫的人民和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有长期的经济利益。我们注意到，某些重要的非洲国家已经采取不合作的政策，来对付在南非大量投资的公司。

第四，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记住种族隔离在南非经济功能上的关键作用。种族隔离的压制性法律和警察执行这些法律时所用的方法，为投资者提供了廉价劳力的来源，事实上保证不发生工人罢工与骚动。因此，盘算在南非投资可得的利润时，应该同时本着人性和道义，考虑到造成优厚利润的各种因素。

关于这一点，我也要反驳偶尔有人提出的一种说法，就是南非的经济发展，如果是由采取进步的雇用政策的国际公司来管理，尤其可以逐渐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这是一种幻想，因为一切商业和经济企业必须在南非政治领导阶层所定的种族隔离框框内进行。要改变这个政策，只能用压力，不能向人求情。

第五，安全理事会关于投资的决议也将无疑地给予在压迫制度下首当其冲的南非社会各阶层人民以莫大的鼓舞。他们会知道他们为建立一个正义和人道的南非而进行斗争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在国内作出重大的努力，来改变种族隔离的社会，而外界也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支持他们达到这个目标。推行这种可恶制度的政权正花费大量的资源来扑灭变革的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就可以向南非领导人证明他们别想再苟延残喘，不能以为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巩固种族隔离制度。

最后，我们现在提议的行动实在是很有限度的。不过，这种行动可以向南非政府提出明白的警告说：外界已决心准备进一步对南非施用压力，使它孤立。让南非清楚地知道，顽固地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只会迫使安全理事会作出更有力的决定和建议。

(瑞典)

必须使南非政权得到明白的教训：这种压力会继续存在，毫不放松，不断增加，直到种族隔离制度彻底消灭为止。

主席：我感谢瑞典代表对我讲的好话。

这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还有两位：约翰尼·马卡蒂尼先生和戴维·西贝科先生，这两位先生是安全理事会按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来的。

因为时间太晚，我提议，如果理事会同意，在明天早上会议开始时请他们发言。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